



毀譽 人生

徐世平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毀譽人生

徐世平
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毁誉人生/徐世平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073 - 8

I. 毁... II. 徐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9975 号

责任编辑 张 珏

封面装帧 徐 捷

美术编辑 杨德鸿

毁 誉 人 生

徐世平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2 字数 265,000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073 - 8/G · 1142

定价 28.00 元

· 自序 ·

题记：

我写博客，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审视。天下唯庸人无毁无誉。誉满天下和谤满天下，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。因为，所谓的“口碑”，统统都是人的口水而已。不必当真。

关于“申公无忌”博客的说明

2006-03-30 15:47:47

这是我的第二个博客。

第一个博客，曾放在方兴东先生主持的中国博客网上，并以“山大王的小茅屋”命名。那个博客，寿命不长。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在整理数据的时候，不知道是因为误操作，还是网站自身的原因，所有的内容都不见了。对此，心中甚为不悦。从此，便不想再开什么博客了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不知为何，突然又有了开博客的念头。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记日记。这个习惯，一直持续到今天。这些日记本，都存放在我的书橱里。前些日子，搬家整理东西的时候，突然看见那些有些泛黄的日记本，心里有点莫名的冲动。转眼的时间，我大学毕业已有二十多年。人生之短促，让人感慨万分。翻看日记，如烟旧事，宛若就在眼前。看来，记点东西，不是什么坏事。至少，在我老的时候，我可以对我的子孙说些什么。

我不是什么名人。至死，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回忆录可以畅销。

但是，我的人生经历，应该说是曲折丰富的。很多事情，若就此抹去，甚为可惜。因此，用日记记下如烟旧事，可能是一个好的办法。

这些旧事，大致从孩童时代起。时间的跨度，最初可能是四十年前。然后慢慢缩短。我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，我的日记能够与生活同步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记。在这些旧事里面，也许会涉及不少具体的人。我的初衷，凡是不涉及人身攻击的部分，都会用上真名。如果他们看到的话，大致也不会惹上什么官司。如果能哈哈一笑，则吾愿足矣。当然，有一些秘密，我仍在犹豫，是不是要写出来。这可能会涉及别人的隐私，也会惹出是非。还是到时候看情形再说吧。

我写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。我是记者出身，二十年与笔为伍。直到近几年，才莫名地去做官。我这个人，性子直，做事急，官场上那一套东西，不会玩。说不定，什么时候，一纸文件，被免了官去。我还可以去写东西，并以此谋生。因此，文字的活儿，是断然不能丢的。这几年，我几乎已不写什么自己想写的东西了，大抵都是在弄文件之类的活儿，武功废了不少，心里难免有点后怕。因此，每天能够练练笔，不至于笔头生锈，也算是为自己留条后路。

“中公无忌”这个笔名，其实是我注册在“猫眼看人”的网名。这件“马甲”，在网上已小有名气，故拿来一用。中公者，上海人也；无忌之意，则表明本人向来嘴无遮拦、笔不留情。

我现在唯一的担心，是我的博客被人张扬了出去。因为我的经历，写出来，也许是一部畅销的作品。故事应该是很精彩的，如果我能坚持，并且不被人打住的话。因此，有意或者无意中看到我博客的人，一定要手下留情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我会心存感激的。

目录

自序 关于“申公无忌”博客的说明/ 1

放飞希望

生在楼梯上/ 2

仓基街 41 号/ 5

陈小花/ 8

上学去/ 12

部队杂院/ 15

兄弟姐妹/ 19

心债/ 23

童年无忌/ 28

追求/ 32

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/ 35

我要读书/ 39

我的爱好/ 43

红一楼 205 室/ 47

筹建广播站/ 51

感激邓丽君/ 54

“一报两刊”/ 57

到西北去/ 60

昭君已出塞/ 63

河西走廊/ 66

路行万里/ 69

感悟陈寅恪/ 72

人物印记

洗却沉冤春才回/ 78

赵超构七见毛泽东/ 83

白发老总束纫秋/ 87

“0 号球员”李国君/ 91

聂卫平本纪/ 95

“先生式”领导/ 100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曹志林“赴汤蹈火”/ 106 | 曹大与杨晖/ 189 |
| 人生淡泊谁可知/ 111 | 迫田先生/ 193 |
| “国家利益”至上/ 116 | 王汝南其人/ 197 |
| 方宏自杀之谜(上)/ 122 | 与郎平擦肩而过/ 202 |
| 方宏自杀之谜(下)/ 126 | 洪康兄/ 207 |
|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两次合影/ 132 | 好人“大金”/ 211 |
| 我与伍绍祖的一段交往/ 136 | 梁老先生和吴老先生/ 216 |
| 忘却足球笑痴生/ 140 | 个园情怀/ 220 |
| 天性“叛逆”何智丽/ 145 | 倔老白/ 228 |
| 阿仁/ 150 | 寻梦何处/ 236 |
| “大方无隅”马晓春/ 155 | 请陈佩斯开“茶馆”/ 241 |
| “酒气相投”邵震中/ 160 | 陈兴桥纪事/ 244 |
| 徐根宝之“抢逼围”/ 164 | 智慧郑辛遥/ 249 |
| 汪嘉伟其人/ 169 | 我见过王小波/ 254 |
| 丁法章印象/ 174 | 见证常昊的成长/ 258 |
| 我认识的“钱大”/ 180 | 中国棋院新掌门/ 262 |
| “率性而为”罗建文/ 185 | 老邱的电话机/ 265 |

记者生涯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老的少的“跃如也”……/ 270 | 天下唯庸人无毁无誉/ 287 |
| 喝咖啡与办报纸/ 275 | “万古球”与“绿茵闲话”/ 294 |
| 梦回外滩/ 279 | 浪尖英雄又何奈/ 298 |
| 烂柯梦中知围棋/ 283 | 为“中国足球”拜年/ 303 |

- 怀念南斯拉夫/ 309
- 双重使命/ 315
- 名记者与深思考/ 320
- 曾经横渡太湖/ 324
- 放飞洛阳/ 328
- 难忘 1990/ 331
- 英国老鼠劫持客机/ 336
- 我从西班牙混进了法国/ 339
- 一场公开的争论/ 343
- 第一次出错/ 347
- 桂河遗骨/ 350
- 到巴塞罗那去/ 354
- 当了一回新闻官/ 358
- 新民“一报一刊”/ 362
- 《中国足球十问》来龙去脉/ 366
- 亚申——用了二十一天的
笔名/ 372
- 十二楼/ 377
- 党校生活/ 382
- 画说甲 A/ 386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一：可见
的中国/ 394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二：我与
约翰逊事件/ 399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三：兵败
汉城/ 404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四：一律
国货/ 409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五：我
喜欢“三星”/ 412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六：
电视“口水仗”/ 415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七：
台湾问题/ 418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八：
物质“刺激”/ 422
- 汉城奥运会回顾之九：
桃园机场/ 425
- 我当政协委员/ 428
- 在报纸上办网吧/ 432
- 本命年/ 436
- 关于申公无忌的笔名/ 439
- 后记 想换话题了/ 443



放飞希望

FANGFEIXIWANG



生在楼梯上

SHENGZHAILOUTISHANG

2006-03-31 11:24:35

1959年11月6日，我出生在上海的宝山。

那一天平淡无奇，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东西。唯一一件重要的事件，是俄罗斯著名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去世。这个日子，后来也成了某机要部门一个小组的代号，叫“1106”，是一个专门负责互联网内容阅评的小组。说来也绝，我后来居然也成了管理互联网的政府官员。因此，我敢断定，冥冥之中，一定藏掖着些什么。

小的时候，母亲一直说，我是生在楼梯上的。但细节不详。

当时，我甚至认为，小孩子都是应该生在楼梯上的。

我的父母在海军东海舰队工程部的一个团级建制的工厂工作。全名叫不上了。我只知道家里人都叫它加工队，专门从事各类船舶机械的修理工作，地点在现今森林公园旁边的虬江码头3号，黄浦江边。我父亲徐志贵，木匠出身，高小毕业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部队里也算是有点文化的。他在加工队的业务处室工作，是一个小小的负责人。我母亲胡玉凤，没有文化，沾了父亲的光，便从宁波跑到了加工队做家属工。

父母亲其实都生在浙江余姚，不过，他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现在都划到了宁波。因此，我们在填履历的时候，籍贯经常不知道该填什么。有时候是宁波，有时候是余姚。那个地方的人，绝对重男轻女。我有两个姐姐，对此，父母是不甘心的。那时候不讲计划生育。多生孩子甚至是一件光荣的事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兄弟姐妹九人，据说他妈妈曾因此被评为“光荣妈妈”。因为毛泽东讲过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。人是最宝贵的东西。哈哈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便处在中国的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，做什么都是竞争激烈，也算是历史的“后遗症”。因此，我父母决定还要生下去，直到有个男孩子为止。

我出生的医院，据说是江湾医院。那天早起，母亲突然腹痛，然后自己跑去医院，还没有走进产房，我就已经呱呱坠地了。确切的地点是医院的楼梯。唉，那个时候，生孩子似乎真的很容易。不像现在，几乎鲜有人是顺顺利利生产的。不少人更爽，干脆让

医生在腹上划一刀，一觉睡醒，孩子就有了。长此以往，人类的生育功能，可能真的要退化了。

父亲闻讯赶来。当听说生了一个儿子时，乐得屁颠屁颠的，一头扎进婴儿房，一手将医生手里的孩子抢了去。据说，当时医生正要给我洗澡，父亲说，算了算了，洗什么洗，抱在怀里不撒手。也许，我生下来就没有洗过澡，长大后，也懒得出奇，不爱清洁。因此，老被家里人说。

儿时的记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只听父母说过，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，很安分。母亲每天背着我去上班，然后将我放在童车里，根本不用人照料。依现在的眼光看，是有点憨。我在家排行老三。姐姐们都叫我“憨阿三”，不知道是不是昵称。唯一记得的一件事，大约在我两岁的时候，我从床上摔了下来，摔断了腿，在二军大医院住了两个月。我记得，我没有上石膏，而是被医生将受伤脚吊在半空中。这种治疗的方法，也算是少见的。但是，效果却是好的。我至今都不知道我的哪条腿摔断过。父亲将全部的怨气，都发泄到那张铁床上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拿来铁锯，将铁床的四条腿狠狠地锯去了一大截儿。

妈妈常说，我性子急。想想也是，我连出生都是迫不及待的，何况做其他事呢。

仓基街 41 号

CANGJIJIE41HAO

2006-03-31 16:54:20

仓基街是宁波市老城区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街。

据说,我的腿伤痊愈之后不久,宁波的祖母(我们叫“阿娘”)便将我接了去。我是长孙,阿娘当然宝贝至极。在她看来,摔断腿的事情,简直就不能容忍。去宁波究竟是几岁,已记不清楚了,反正很小。因为我的人生记忆,大致是从仓基街开始的。

阿娘的家是 41 号。这是一排青砖瓦房。门前门后,都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。宁波人当时都喜欢穿木拖鞋,每天清晨,我都是被木拖鞋的“踢踏”之声吵醒;每天傍晚,又在这“踢踏”声中

吃晚饭。这种声音，是仓基街的特色，至今不能忘怀。宁波城区当时的宁静安详，也可见一斑。

阿娘家的门前，有一块空地。儿时的印象，那块空地很大。我们整天就在这块空地上玩，奔跑嬉戏。有一次，我在追一个同伴的时候，在这块空地上摔了一跤，面颊挫在青石板上，顿时血流满面。阿娘抱着我去医院，结果缝了三针。至今，脸上的疤痕仍在。好在我长大后戴了眼镜，镜框刚好遮住了疤，也算是遮“丑”了。

阿娘家有三间屋。进门是客厅饭厅兼灶间。里面一大间是卧室。我同我二姐，还有阿娘就睡在那里。另一间小一点的卧室，是姑姑住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屋子很暗，四壁灰黑，但很温暖。印象最深的，是那张雕花大床，红木的，上面雕满了各式的人物，形态各异。每天睡觉，阿娘都会给我们讲故事，鬼神故事居多，因此，我至今对各类神灵均充满敬畏。

那时，仓基街的家家家户户门前，都放一口大水缸。那是用来接雨水的。江南雨水充沛，老百姓用水，除了井水就是雨水。那时候，天下掉下的水似乎都是甜的。雨水接下之后，加入一些明矾，然后便可食用。有些人家，甚至还会在里面放几条鱼，或者养几个大的田螺。阿娘空的时候，还给我们讲“田螺姑娘”。这个神话故事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。于是，我经常在梦中，梦到我们家的水缸里也有一个田螺姑娘。其形象，就是越剧戏里的林黛玉。

距仓基街不远的地方，有一条河。家家户户，洗东西都是要

到河埠头去的。那条河很干净。一眼可以看到河床上的螺蛳。这条河也经常发大水。每年雨季来临，河水便会漫到岸上来。清清的河水，在青石板上流淌，煞是好看。

偶然，还会看到河里的胖头鱼，在青石板上翻跟头。听大人说，宁波人是不吃这种鱼的。不像现在，这种鱼，竟然也在市场上卖了。当时，我们都懒得去捡。

仓基街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，被动迁了。1989 年，我去宁波采访，曾专门去仓基街，看看阿娘的老屋还在不在。

寻到仓基街路口，楼房一片。41 号，早已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在那里转了半天，然后向一位老婆婆打听，41 号在什么地方？她驻足打量我半天，突然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徐家阿三啊？”原来，她是住我们家对面的香水婆婆。想不到，她居然还记得我。老人已有八十多了，但身板硬朗，思维敏捷。她家是属于回迁户。可能是仓基街的风水好，她依然活得好好的。而我祖母，选择了其他的地方，不久便得病去世了。风水之说，我原来根本不信，但此事让我感悟很多。

陈小花

CHENXIAOHUA

2006-04-03 15:20:01

陈小花是我的祖母。

我在宁波生活了七年，与祖母朝夕相处。祖母对我一生的影响巨大，应该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
祖母出生在宁波乡下。我听说，祖母共有兄弟姐妹六人，三姐妹三兄弟。有一个弟弟早年夭折，另一个弟弟天生愚笨。祖母在家排行老三，一哥一姐。祖母十八岁的时候，嫁到了浙江余姚彭桥附近的徐家坝弄。祖父徐昭成，家境一般，且身体不好，大约在二十九岁的时候，便得病去世。于是，祖母便带着我父亲，回到

了宁波。几年之后，祖母又嫁了人。但在生下一男一女后又离异了。祖母是一个独立要强的人，誓言要将三个孩子拉扯大。她没有食言。

祖母肯定不是一个地道的宁波女人。她不裹小脚，也不挽发髻，只是将天生有些卷的头发随意地拢在一起。我估计，她年轻的时候，一定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。祖母也有一手裁剪的好手艺。她这一生，就是靠替别人裁剪衣服而维持生计。那个时候，缝制衣服，都是用手工的。祖母不仅会做中式衣服，也能靠手工一针针缝制出标准的西服，针脚之细密，让人惊叹。

祖母没有读过书，认得的字也不太多。但是，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故事，却像经过艺术加工的话本和评书。鲁迅先生的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我是在念中学的时候才读到的。然而，许仙、白蛇娘娘，以及那个爱管闲事的和尚法海的故事，祖母在我还少不更事的时候便有详述。祖母既讲过穿山甲、田螺姑娘，也讲过红楼梦、西厢记。祖母一生都喜欢听戏。她经常带我去宁波市中心的城隍庙，站在广场的空地上听戏台上的草台班子唱戏。边听边哼，滋滋有味。我知道，她的所有知识，都是从戏文里得来的。也许是站着看戏太累了，每天晚上，她便将家里的竹榻搬到门前的空地上，躺在上面讲故事。这样，我家的竹榻就成了“戏台”。邻里的小朋友，时间一到，便齐聚竹榻旁，专心听故事。

祖母是伟大的。她一生坎坷，历尽苦痛，却对自己的后辈倾注了所有的爱。其实，长大之后，也常听父亲和姑姑说祖母的往